

通志堂經解



□ 12
1411
393



四書辨疑卷第一
第 1411
卷 3933

四書辨疑卷第一

大學

在親民。○註程子曰親當作新

程子爲見親字義不可通又傳中所引湯銘康誥等文皆是日新新民之說以此知親字爲誤故改爲新此誰不知或問中問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之義奈何此等問荅之言皆冗長虛語本不須用大抵解經以言簡理直爲貴使正義不爲游辭所亂學者不爲繁文所迷然後經可通而道可明也

安而后能慮。○註慮謂處事精詳

處字意差慮是審詳思慮處是判決區處凡事於未行之前須是先有思慮審詳其事當作如何處置思慮既定然後判決區處處在處前處在慮後慮與處之次第如此慮只解為審詳事宜乃為得中

慮而后能得。○註得謂得其所止

得其所止似有未盡與知止之義未易辨也蓋得謂得其所止之事理也傳文以仁敬孝慈信之五事為君臣父子交國人所止之善然天下之事物莫不各有當止之善傳文特舉其大要耳或問中

論曰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於慈或敗子信或為尾生白公之為此本申明得字之義其說甚善蓋此等雖亦知其當止之善實猶未得所止之事理也若能審詳如何是君之仁如何是臣之敬如何是父之慈如何是子之孝如何是交國人可為之信須有如此思慮然後可以得其事之正理是之謂慮而后能得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註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註文專言結上文本末終始之意然下文自格物

三十九
致知至治國平天下其本末始終之次第尤詳又有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之明文則此段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言非為專結上文蓋所以承上文而起下文也
顧諟天之明命。註顧謂常自在之諟古是字諟此也或曰審也

尚書舊註諟是也孔穎達疏云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註文古是字之說蓋出於此果如孔疏所言則是古無是字而後人增之也然文字之古者莫若尚書如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之是字豈後人所增者哉又今之江南中原王篇諸韻

諟字皆訓理也正也諦也審也未有說為古是字而訓此者惟從或曰之說解諟為審則為理順顧謂顧視常自在之諟謂審念常心在之言常顧視審念天之明命以此謹畏之誠奉承上下神祇也
湯之盤銘。註盤沐浴之盤

解盤為沐浴之盤此舊說也沐為沐髮浴為浴身髮與身無同器沐浴之理即欲迂曲說為兩盤實無可據兩盤之文或問中有一說云亦如人之一日沐浴日日沐浴又無日不沐浴此說亦為少思驗之天下之人未有無夏無冬日日須沐須浴者又盤乃淺器中間亦難容人沐浴也況古人刻銘

四百七
張達
於器以自警刀劔取其剛斷几案取其平正義皆象其本器而言惟此沐浴之盤所取潔淨之義不在本盤却在沐浴之人理亦未是銘之全文世久無傳盤果何盤不可考也參詳天下之物常須潔淨者惟飲食之器為然此盤亦只是飲食之間所用之盤說者宜云盤所以盛進飲食諸物必須日日滌拭去其垢穢常令鮮潔明淨以諭人須日日清潔其心不致為物欲所昏使其明德常明常新也

作新民○註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自新之民解作字為振起義固不差解新民為自新之民理却未是觀康誥之文首言文王克明德至此乃以新民為結語止當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之新民同說新乃已與新之非民自新也蔡氏書傳解作新民為作新斯民又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以終之又陳大猷亦解為作新天下之民二家書傳俱成於註文之後蔡沉又文公之門人皆不以自新之民為是蓋公論也學者宜從之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註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此言文王之德化惟新也始

四百
受天命却是言文王所受有天下之天命惟新也
一惟新分爲兩意詩之本意果何如也文公詩傳
中德與天命亦說不通孟子集註一向只說受天
命有天下則自文王始略不言文王之德與此註
意亦不同予於孟子中有說可就觀之免重複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註切以
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
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
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序而益致
其精也

註文止是解詩於傳文所言學與自修無相干涉

不知切磋如何爲學琢磨如何爲自修也或問中
荅問者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
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
終條理之事也參詳此說數者之中惟治玉爲難
琢石磨石何難之有又所謂始條理之事終條理
之事者此亦只是姑應門人之語若於學問自修
果有可通之理則已取之爲註矣註中既無意亦
可見夫欲治骨角玉石爲器必先切琢以成其質
再加磋磨之功然後可爲完器矣論如立身爲人
必先學問以致其知繼有自修之行然後可爲完
人矣切琢以諭學問也磋磨以諭自修也經文當

四子
作如切如琢者道學也如磋如磨者自修也如此
讀之於義爲是磋琢二字傳寫之差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註前王謂文武
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
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
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謂前王爲文武君子爲後賢後王小人爲後民於
總解處皆說不通文武之事業載在典籍後世之
人惟務學知道者能思慕之年代久遠之後工後
民如幽厲等無道之君田野間無知之民於文王

武王之新民之事未嘗愈久而不忘也蓋前王只
是當時沒世之王如孟子所謂舊君世人所謂先
帝者是也君子小人亦只是當時之人君子以位
言小人以民言居位者得以進舉其才德之賢是
謂賢其賢也得以周贍其骨肉之親是謂親其親
也爲民者得以稱遂其溫飽之樂是謂樂其樂也
得以保有其衣食之利是謂利其利也君子小人
皆得各如其志是皆當時明王之德惠使然王身
雖沒恩澤在人無貴無賤皆不能忘也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註情實也聖人能使無實之

四廿八
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
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使民無訟非教化不能教化乃新民之事也明德
新民二者不可相離若但明己德未嘗有新民事
效便能使民皆自畏服不敢興訟斷無此理文王
之德亦既明矣而虞芮之人來訟之初未嘗有不
敢之心也直至身入文王大化中見其耕者讓畔
幼者讓長然後心始畏服漸退而罷由此言之明
德之後須有新民之化使人人以孝弟禮義為心
則自無貪競爭訟之事風俗既已如此雖有無實
之人在其禮讓溫良之衆人中聞亦自不敢肆意

妄為盡其虛誕之辭其勢然也此乃大畏民志之
謂知本謂知為治之本也

此謂知之至也○註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
語耳

註謂此句上有闕文此說誠是然又自添所闕傳
文一章却為過分前人解經亦嘗有補正三五字
之闕者以其餘文全在意脉可通而有補之之理
也然亦但言某處宜有某字不過如此而已今乃
全用己意創添一百二十七字以代曾子之言便
為正傳似與不似且置勿論但以今人而作古書
與前聖前賢經傳並列於義亦似未安若準此為

例則尚書云逸四十餘篇後人皆得添補長學者不厚之風所繫甚大以文公之識量不免有此惜哉宜姑置之只講注文可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註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

註文不肯通說但零解字義而已解道為修己治人之術與下文義不相合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言外交之道所得所失物皆在外非有關於修己也傳有錯簡其辨在後自殷之未喪師及惟命不于常以下皆是說得國失國之事理緣由得

國由其得眾失國由其失眾善則得眾不善則失眾繼又歷言退不善進善人以明為善得眾之實前後意脉如線穿珠此一節乃其結語也君子以位言大道猶言大道理也得謂得眾得國失謂失眾失國是故二字乃承上起下之辭蓋好人所惡之惡人惡人所好之善人則其喪師失國之菑害必及其身是故在位之人得與失皆有自然之大道理存焉得眾以得國者必因忠信以得之失眾以失國者必因驕泰以失之自古以來未嘗聞有因忠信而失眾失國因驕泰而得眾得國者此乃自然之大道理也又所謂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

違謂信者與論語集註盡已謂忠以實謂信之語
 意不同既已自盡無隱亦不須更言發已也循物
 無違四字意更難認以辭觀之止可說為循其物
 之性情而不與之相違此與中庸註文解率性處
 意正相類豈可以此為信哉纂疏所引文集又自
 轉與註文為註今厭其煩而不辨也忠信二字予
 於論語中有辨或問又曰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
 違於物絜矩之本也註文改易論語集註之意於
 此可見蓋欲宛轉以就絜矩為說也夫絜矩以忖
 已度人為義推已不欲不加於人恕也忠與信何
 嘗有忖度之義哉信果為絜矩之本則恕當出自

於信信為恕之本恕為信之末於理安乎況傳中
 明有此之謂絜矩之道之一句結其上文絜矩之
 意已了其下再引南山有臺之詩至辟則為天下
 僂矣乃是反絜矩之意以終其說此已下不復重
 說絜矩也忠信以得之止是言忠信為得眾得國
 之由何嘗有關絜矩之意哉或問乃以全章傳文
 自首至尾盡為絜矩秦誓一篇亦為絜矩孟獻子
 寧有盜臣之說亦為絜矩又引董仲舒與齒去角
 之說亦為絜矩遷就之甚皆不可取傳有三義節
 次甚明說見下段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註彼為善之此句上

四
下疑有關文誤字

註文兩說一謂有關文一謂有誤字謂有誤字者為是觀上文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及國不以利為利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等語皆言治國不可專任聚斂財利之小人彼字指上文聚斂之臣務財用之小人而言善字乃利字之誤也解者不可以彼為善之四字為句自彼至家十字通為一句改善字為利字讀之語意自圓此章傳文義有三節首論絜矩正己之道次論得國失國之由次論理財本末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亦悖而出七十六字與生財有大道文正相接

直至章末通是一段專論理財後人失傳而却序在失眾則失國之下以致前後文理皆有隔礙今試改正全錄其文上下通讀是否可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

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以上論黎矩正己之道此已下論得眾得國失眾失國之事理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

國失眾則失國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

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

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

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

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

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

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

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



四書辨疑卷第二

論語

學而第一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註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

干字意輕作亂解為爭鬪亦為未盡問閻之間語言偶有相犯罵詈爭鬪未可便以為作亂也作亂亦豈爭鬪而已孝弟之道僅能息其爭鬪則有子之言亦無意味也蓋犯上謂陵犯在上之人作亂謂悖逆篡弒等事人能以孝弟為心入則善事其

父兄出則善事其長上此等人中有好陵犯在上之人者少矣犯上之事既所不為而却好為無父無君悖逆篡弑等事決無如此之人故曰未之有也古之明王教民以孝弟為先孝弟舉則三綱五常之道通而家國天下之風正故其治道相承至於累世數百年不壞非後世所能及也此可見孝弟功用之大

有子之言可謂得王道為治之本矣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此章義同蓋皆示人以治國平天下之要端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註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致飾於外言甚有理必有陰機在內而後致飾於外將有陷害使之不為隄防也語意既已及此其下却但說本心之德亡而不言其內有包藏害物之心所論迂緩不切於事實未能中其巧言令色之正病也本心之德亡固已不仁不仁亦有輕重之分其或穿穴踰牆為姦為盜大而至於弑君篡國豈可但言心德亡而已哉蓋巧言甘美悅人之言令色喜狎悅人之色內懷深險之人外貌往往如此李林甫好以甘言啗人此巧言也而有陰中傷之之機阱在焉李義府與人語必嬉怡微笑此

二百九十八
高守臣
今色也而有狡險忌克之機阱在焉若王莽以謙
恭篡漢武后以卑屈禍唐此又言色巧令之尤者
也古今天下之人爲此巧言令色而無陰險害物
之心者蓋鮮矣鮮字乃是普言此等人中有仁者
少非謂絕無也

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註盡已之
謂忠以實之謂信

只以盡已爲忠義有未備天下之事亦有理所當
隱不當盡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亦盡已之謂
聖人未嘗以忠直許之也況盡已以實只是一意
忠與信不可辨也忠信理雖相近要之自是兩事

曾子分明說在兩處解者不可相混無別也語錄
曰忠信只是一事又曰做一事說也得做兩事說
也得此說意持兩端無真正可憑之理蓋忠當以
心言信當以言論心無私隱之謂忠言有準實之
謂信此乃忠信之別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註餘力猶言暇日文謂詩書
六藝之文

註文與所引尹氏洪氏之說大意皆是然行字無
明說不知行爲行甚也學者多以爲行其上文數
事弟子之職所當行者亦豈止此數事而已哉南
軒曰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

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也此比註文為詳然所謂以其餘力亦不知其果為何者之餘力也夫弟子當為之事言不能盡舉此數事急先務也行有餘力乃是普言弟子當為之事行之而有餘暇則以學文也伊川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此說普言弟子之職可謂得本經之旨

賢賢易色○註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

此言賢人之賢易其好色之心舊說改易好色之心好賢雖其文辭小有不同然皆以易色為變易好色之心試於易色兩字中觀之易既為變易其

下止有色之一字如何做得好色之心今於本文色字之外加好之心三字與色字湊合為好色之心一色字寧包許意邪易當讀為去聲易輕易也蓋言賢人之賢輕易女色也夫子屢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蓋輕賢重色乃古今之通患而其真能賢人之賢真能輕易女色者求之於古今天下不多得也以此論之易為輕易則文理不差義亦通貫

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註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

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吾必謂之已學也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

學求如是而已義有未盡君子之道豈惟四者而已哉又言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亦非通論蓋謂質美則不待學而能之此本就吳氏之說證子夏抑揚太過之病也語錄云世間也有資稟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兩句被他說殺了所以謂其言之有弊註文主意於此可見然經中實無分別生質美與不美之意兩句中亦無說殺此事

非學不能之文假若便曾如此說殺本亦無妨大抵生質美資稟高不待學而自有所能者世固有之至於見賢無媚嫉之心又能尊尚之於色無耽愛之志而能輕易之事父母而能竭盡其力事君而能委致其身與朋友交言不失信必欲全此數事苟非有得於學者定不能也然其務學之至亦須質美者能之苟非生質之美必不能有務學之至須其生有淑質然後能有務學之實有得於學然後能有過人之行故子夏之於能此數者之人不敢以不學待之也亦猶今人偶見一人出言循道理作事有規程必待爲有學之人此乃人情事

理之常子夏之言誠未見有可指之病而吳氏以爲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殊不知如何是抑揚太過如何是將至於廢學讀之不可曉也蓋吳氏誤認雖曰未學以爲實未嘗學不學者亦能此事故有將至廢學之論此說未必不出於舊疏也舊疏云此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此蓋以曰字爲助辭虛字言雖未學亦與學者無異也果如此說下學字上須當更有猶字雖曰未學吾必謂之猶學也經中以此爲文則吳說與舊疏爲有所憑而經之本文未嘗如此足以見二說之謬蓋雖曰未學乃是子夏假設能於此者自謂之

言非子夏實謂未學也劉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已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此最簡直明白

無友不如己者。註友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註文本通因東坡一說致有難明之義東坡云世之陋者樂以不已若者爲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如必勝已而後友則勝已者亦不與吾友矣學者往往以此爲疑故不得不辨如字不可作勝字說如似也南北廣韻中原韻略如又訓均不如已如已勝已凡三等不如已者下於已者也如

已者與已相似均齊者也勝已者上於已者也如已不如已當以德言不可以才能論也已為君子彼未君子彼之所為無已之善是之謂不如已者也已為君子彼亦君子彼之所為善與已均是之謂如已者也如已者德同道合自然相友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此皆友其如已者也如已者友之勝於已者已當師之何可望其為友邪如已與勝已者既有分別學者於此可無疑矣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註父在子不得自專志則可知父沒則其行可見

此章論觀人之法須當審其語言次序於志行止可言觀不可直截便下知見二字觀志觀行蓋欲得其為人善惡之實知與見當在觀之之後於得其為人之實處用之為是父在子不得自專故捨其所行而觀其志趣然後為人善惡之實可知父沒所行皆出本人故但觀其見行事迹則其為人善惡之實可見

禮之用和為貴○註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

禮與和各有名物須當質諸行事指其實有之物
言之使學者分明見是何物行之有所依準可也
今以從容不迫為和在談說固無差忒於踐履未
有準程蓋尊卑貴賤各正其分斯謂之禮恭謙遜
讓以緩其嚴斯謂之和至於先人後已厚往薄來
顏色相迎語言相接使彼此之氣融會交通皆其
和也試於尋常人事中體認只如升階入門長者
居前少者在後此便是禮然須揖讓而後升揖讓
而後入此便是和相遇於途少者揖長者蓋此便
是禮相揖之後須有一二語相與問答此便是和
事無大小莫不皆然註言禮之體雖嚴而皆出於

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不迫乃為可貴此乃
解用為體用之用禮為體和為用也程子言禮勝
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蓋謂禮難獨行必兼用和
然後為貴此與註文體用之說不同二說相較程
子之說為是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註約信
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
辱矣

必能二字太重結意之語不金宜云約信而合其
宜言乃可踐矣不合其宜不可踐也致恭而中其
節斯遠恥辱矣不中其節反招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註因猶依也宗猶主也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亦可以宗而主之矣

可以宗而主之蓋謂受依之人可主既言可親又言可主語意重複矣主與依意亦相犯舊說宗敬也既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此謂來依之人可敬於本段中大意則順然與上兩節語意不倫又所謂知人之鑒者止是能知他人之善非能自有其善不足以當宗敬之意二說義皆不完王滹南直謂此一節為不可通愚謂因至宗也九字蓋別是一章首闕言者姓名誤與上兩節合而為一故不通也若自作一章義

理便圓因猶依也宗猶敬也所依不失可親之人既能取友必端其為人也亦必端矣故亦可以宗敬也觀遠臣以其所主即此意也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註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不暇及者欲心潛伏有所待耳有暇可及必求之矣無求不專求也蓋言志學之士於奉養口體之物無嗜欲苟貪之心敬事慎言正於有道所專務者在此不專在於安飽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註諂卑屈也驕矜肆也無諂

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惟有守者為然能知自守與其僅無驕諂者地位相去蓋已遠矣安處善樂循理亦是安仁境界不專在於好禮也又以超乎貧富之外與無諂無驕為對意亦不的蓋無諂者僅能免其阿媚卑屈而已未至於甘貧樂道而有心廣體胖之安也無驕者僅能除去蹇傲矜肆而已未至於端躬好禮而有崇敬謙光之美也僅可未若之等第如此不可不審辨之也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註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天下歸之惟王者為然此章非特為王者設也蓋普言為政者道之以德則眾皆歸服如眾星之共北辰也治一邑則一邑之眾歸服治一國則一國之眾歸服治天下則天下之眾歸服為政以德本無定所不可專以天下為言

有恥且格○註格至也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註文前說文不可通格字既在一句之末其下別

無字義以格為至與全句通讀乃是有恥且至不知至為至甚也今言有以至於善善字乃贅文耳後一說以格為正於理為順蓋言既恥所犯又歸於正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註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志學乃一章之本立以下皆志學所成之事物也立者心有定止不隨物欲變遷之謂有定然後靜安能慮慮然後能得事物之理所以不惑也既於事物不惑由事物之理體知天命天人之際既已

洞達凡有所聞耳皆順熟施之於行事隨其心之所欲自然不踰規矩下學上達其序如此志學於數者之中始終無有間斷纔有斷止事便無成今謂三十而立則無所事志與其為之不厭之說已自相窒又況立乃以志為本志去則立隨之而仆矣斷無志亡立存之理見有之立猶不能自存又安有進進不已積累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之道哉父母惟其疾之憂○註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

為憂而獨以其疾病為憂乃可為孝亦通

準前說以觀夫子之言教人為孝不言人子用心而言父母之心但云父母惟恐有疾為憂此外寂然更無一語所謂體父母之心為心者終不顯言使問者自為臆度與夫吾無隱乎爾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大不相類上章荅孟懿子之言初亦有隱蓋由見其所問非誠故但荅以無違而已懿子果不再問夫子又恐失其本指所以備告樊遲也初不盡言者有所為而然也終以告樊遲者聖人無隱之本心也非如此說縈回宛轉終不正言為孝之道也由是觀之惟舊說為是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註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奉養非但飲食而已至於居處衣服僮僕車馬一切所須及有事服勞皆奉養也此章舊說有二一曰犬守禦馬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供養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於犬馬飲之食之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養父母而不敬何以別於犬馬乎前說以犬馬諭人子後說以犬馬諭父母註文

與後說意同以犬馬之無知論其為子之不敬於義為安以禽獸況父母於義安乎註言深警不敬之罪若只從前說以其為子不敬比為無知之犬馬警之之意亦豈淺邪但以文勢觀之亦惟犬馬養人為順況養字本讀為去聲於義下奉上也今言人養犬馬却是上之畜下下養字當改為上聲二字音義既殊本經之義亂矣惟從舊註前說則無此數病

色難○註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舊說承順父母顏色為難亦通

婉容嫵媚之容如老萊子衣斑斕之衣什地作嬰兒啼者是也此孝子深愛之心形諸外者之極致也承順之義雖能順從父母顏色而不違其所欲然已之顏色端肅莊嚴亦非事親之道也愉色婉容能兼承順之意承順之意不能兼愉色婉容舊說亦通許之過也

有酒食先生饌○註食音嗣食飯也饌飲食之也有酒飯先生饌除酒之外於諸品食物中不言其他單以飯言供奉父母與酒配者亦豈飯之一味而已哉酒食之食舊讀與飲之食之之食同音為蝕音雖同義則異矣食之之食口之啗物之謂也

四書新義卷二
不撤薑食不多食者之食皆其類也酒食之食乃
其諸品食物之總名而恥惡衣惡食君賜食者之
食亦其類也既以酒食為酒嗣惡衣惡食亦當作
惡衣惡嗣君賜食亦當作君賜嗣今也或從新音
為嗣或從舊讀為蝕一經之中字同意同而為兩
讀既有一是必有一非不容不為辨之也傍考先
儒解經之例薦其時食未有以時食為時嗣解為
薦其時飯者需于酒食未有以酒食為酒嗣解為
需于酒飯者質諸世人通知之事酒食衣食人所
常言食字皆從蝕音天下古今無有異也今乃拘
音為嗣或嘗以酒嗣之語施之於談詔之間聞者

往往為之發笑欲使天下之人皆從此說不言酒
蝕而言酒嗣不言衣蝕而言衣嗣其亦難矣本分
言之止從舊音讀為酒蝕乃為通順

視其所以○註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
人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通為觀人一
法意脉相次各有界畔說者不可有相踰越也註
文於視其所以之下便言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
為小人只於此處已見盡為人善惡之實後二句
將無所道於所由之下却說事雖為善而意之所
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此於觀其

所由意固不差但前已許為君子者又當置之何地也又解察其所安云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此惟辨其所為似善者則可辨其似不善者則安字為無說也南軒曰所安謂心之所主此為得之蓋所以者言其見為之事也所由者言其事迹來歷從由也所安者言其本心所主定止之處也觀人之道必先視其見為之事以審詳之見所為者雖善未可遽以為君子也見所為者雖不善未可遽以為小人也王莽未篡之前恭儉禮讓似其為善若視其為善者便以為君子則王莽為君子矣伊尹初放太甲斥逐君似其為惡若視其為惡者便以為小人則伊尹為小人矣須更觀其事迹來歷從由循其從由以察本心所主定止之處則王莽心主於篡漢伊尹心主於致君至此則君子小人善惡之實始可判矣至於聽訟決獄剖析是非必須由此乃得其情非惟辨別君子小人而已註又言觀比視為詳察則又加詳焉者是亦不然蓋視與觀用皆在外察則用乃在內所以所由以事言故用視觀取其見也所安以心言故用察取其知也視與觀亦無詳略之別乃變文耳然觀與察亦有時同用顧所言之事意何如耳此又不可不知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註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先行其言者行其與言相配爲文乃是行用其言非謂行在言前也而後從之者言字已屬上句本句中無言字之意非謂言在行後也果如周氏之說先行其言若作行先其言是謂行之於未言之前也而後從之若作言後從之是謂言之於既行之後也若無改經就註之理須以先行二字自爲一句其言二字分屬下句猶能免其自相窒礙而周氏之文未嘗如此假使委曲遷就改成其文於事理終亦不是大抵人之行事必有言約在前行

從其言此正理也以言從行君子不爲事既行矣安用更言若每事於既行之後必須以言從之意亦涉於伐善矣此章本戒子貢輕易其言行猶出也蓋謂言不可輕發必須慎擇既出其言後能從之則爲君子矣語言輕發而不能從言不顧行行不副言不得謂之君子矣子貢嘗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孔子謂其非爾所及正爲見其言之輕發有所未能從者故因其問而戒之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意與此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註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此章學與思相須為義闕一則不可註文上兩句單說不思而遺其學下兩句單說不學而遺其思義皆不完不致諸心故昏而無得此言不思之蔽也思則宜乎無蔽矣下文既思又有危而不安何也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此言不學之蔽也學則宜乎無蔽矣上文既學又有昏而無得何也蓋學謂求問於師思謂研窮其理罔謂虛罔殆謂疲殆學而不思則罔者言其雖亦求問於師不自研窮其理則其見趣罔然所得無實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其雖自研思而不求問則其精神疲殆所致不遠也舊說雖從師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

所得也但自尋思而不往從師學終亦不得其義徒使精神疲勞倦殆也明道曰學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求問則勞殆二說大意皆是然學而不思不可直以為絕無所得但在內者所得無實耳思而不學不可直以為徒自勞殆但以疲殆而所致不遠耳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註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註文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語意皆圓解是知也三字言有未當知謂實知也所知者則以為

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無自欺之蔽心
公理得知皆實知故曰是知也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註程
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
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
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
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舊說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程謝之說
枉直二字未明不知以人言邪以事言邪學者多
作事之枉直王滹南曰夫子答樊遲知人之說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子夏即答以舜湯舉

伊臯不仁者遠則舊說是矣此論引證甚明今從
之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註張敬夫曰此
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
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

此過高之論無及民及物之念聖人之道本所以
維持天下國家事皆在於三綱五常之內無非在
我所當為者然亦以成物之實效為期天下國家
遵以為治何嘗有不期而然者哉中庸曰誠者非
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亦可為明證矣况

此章明有康子之問求其使民敬忠以勸之道於夫子故夫子對其所問一一指示如此則民敬如此則民忠如此則民勸未有一字意不在於民者而張敬夫目睹如此明文而曰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誣經甚矣若從此說則慎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亦皆在我所當為不當更言民德歸厚民興於仁則民不偷也此等議論專務高遠迂誕無實不惟誤已而其誤人敗事之患蓋有不可勝言者此近世學者之深蔽不可不辨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註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言君

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

言孝如此未曉其說經中亦無如此二字之意夫子之言首稱書云孝乎蓋孝為一章之主意而註文乃云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孝與友相對停言與本經之意異矣只惟孝二字亦不可自為一意須當與友于兄弟連作一句通說蓋言惟孝能友于兄弟也不孝於父母而能友於兄弟者未之有也註又言以為一家之政者語脉亦太直截文理有所未備有政二字意固在於一家之政然有有字為之宛轉却非直說一家也施於有政蓋言施於

但有政事之處也又所謂何必居位乃為為政者單讀此註語意甚順若與經文字字對說則不能通矣奚其與為為政之間本無安下居位二字之處奚其為為政者何者為為政也試通言之書云孝乎者夫子反問或人也云猶言也蓋問或人汝聞書之言孝乎惟孝能友于兄弟推此施於但有政事之處如齊一家亦是為政復謂何者為為政乎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註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三綱五常文質三統註文言之備矣文多今不具載文質之說以為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參考舊註初無此說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氏本文止此而已疏云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又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質法天文法地而已亦不言其有尚忠者董仲舒云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註文與此亦不盡同當是別有所據然其義實不通文與質固有分言之理忠與文質何可分邪況忠乃人道之切務天下國家不可須臾離也豈有損去不用者哉今從註文推其三代損益之義夏則尚忠至殷則損忠而益質周又損質而益

文由是言之惟夏尚忠殷與周皆不尚也為臣者以不忠事君為子者以不忠事父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不以忠誠相待而以詐偽相欺欲其久安而不亂不可得也殷周之治豈容如此之盛歷年豈容如此之遠哉且文質損益假如實曾如此輪流而繼周者不復曾有三統互用亦惟至秦而止皆非百世可知之道況夫子於三代正朔惟許行夏之時不應却說三統為百世可知也尋繹經文因與損益之間實亦無該三綱五常文質三統之處自馬融引此為說襲傳既久今又因之而尚忠一說又出馬融所引之外學者不得無惑也子張

問十世可知也初不知果問何事但夫子所答乃是禮之損益之道子張之問疑有關文大抵此章止是言禮蓋禮之大體萬世不改所損益者禮之時宜歷代相承載在典籍故雖百世可知也註又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此說却依本分然與文質三統之說豈不自相乖戾邪胡氏曰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及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南軒曰三王之禮各因世而損益之二論意同皆無三綱五

常文質三統之說足以正馬氏之誤王滹南曰孔子言三代相因損益可知者此專指禮云爾馬融以所因為三綱五常所損益為文質三統殆是妄說此亦真識之論皆有益於後學者也

四書辨疑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三

論語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註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訓忍為容便有攘袂切齒之狀聖人氣象恐不如此若謂夫子容忍不過此言既出其勢豈容自己須當有所區處言罷却便無事何也又下章責三

家之言如此平易而此章如此躁忿夫子之性情何其不恒如此邪范氏所論尤為過當僭竊天子之樂非獨季氏為然孟孫叔孫亦以雍徹皆坦然為之略無忌憚蓋由周道既衰綱常壞亂下之僭上習以為常有王者作亦須教之不改然後誅之聖人為心必無預期誅之之理或曰與范氏之說皆不可取謝氏曰君子於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為乎南軒曰季氏以陪臣而僭用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焉而忍為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二論與註文前說為當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夫子一聞林放之問遽稱曰大哉問於其所答宜無不盡既而但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答其大哉之問止此兩句而已寧儉寧戚又是謂此差勝於彼之辭終未嘗竭其兩端了了明明指定何者為禮之本註文直以儉戚當之義實未安此章疑有脫簡不可強解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註亡古無字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

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程子說有君亡君大意皆是尹氏單說亡君不說有君南軒諸人之說解亡君皆非實為亡君解有君皆是實為有君亡字之說皆是有字之說皆非有與亡今通言之如言不有其父不有其君有字當準此義為說有君者有其君者也如言有無父之心有無君之心亡字當準此義為說亡君者亡其君者也蓋謂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下之分是為有其君矣諸夏蔑棄君命而無上下之分是為亡其君矣此夫子傷時亂而歎之也又如字作似

字說意為易見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註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矣。註文解不知之意前言非或人所及後言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於夫子不知也之一語中一併安排兩意亦由所見之不一也以理推之惟魯之所當諱者一說為是又觀所解指其掌之

一節於魯所當諱故以不知荅之之下繼言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此以指其掌為言禘之易知也此外若無別說則易知之意定矣其下再說蓋知禘之說而天下不難治此又以指其掌為言天下易治也一易字之意而以兩圖為說亦甚未安註文本意蓋於中庸見其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文與此章頗有同處故於明且易之下又言天下不難治也殊不審兩經之文雖有數字相類而其義實不同中庸一章普言以孝為治之易禘嘗二字乃是於宗廟祀先之禮中舉其大槩耳非如此章專言禘之

一事也如云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又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以為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故言治國如示諸掌非虛語也今言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以公論評之僅知禘之一說便能明盡事物之理纔知其說未嘗持守奉行便能無不感格皆無此理況自三代而下以及於今知禘之說者蓋不少也未聞皆能平治天下如示手掌之易也由此觀之則其所謂天下不難治者蓋亦無據之空言耳大抵此章發源於魯之禘祭魯以諸侯而用天子之大祭非禮甚矣故夫子於自灌以往皆不

欲觀或人見有是言因問其說夫子以魯之僭竊不可斥言故先荅以不知而後告以知之不難之意乃言知其禘之說者達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手掌之易見也始於禘自既灌而往盡於指其掌之句終上下一意如線本是一章不可分之為二也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註喪謂失位去國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前說言天使夫子得位後說言天使夫子失位二說之不同如此皆以為是何也且夫子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及與門弟子諸人荅問之格言流傳以教後世其道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同久豈得位當時周流四方所能致哉得位設教蓋所以體其木鐸之施教所振而言也周流四方又所以象其木鐸之徇於道路而言也二者之意皆不廣遠形容夫子之道業不出當代而已恐非善知聖人者木鐸之諭本以取其發聲為義蓋言三三子何患夫子之無位乎天下失教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振揚斯文為鳴道之木鐸發洪音於天下

傳聖教於無窮也南軒曰天固將使夫子振斯文以覺方來也此說亦取木鐸之發聲為義
 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註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
 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乎
 不正責見有之過却欲別觀他處得失亦迂闊矣
 居上福隘而不寬為禮傲情而不敬臨喪無哀戚
 之情今人中似此者甚多見其情態者無不惡之
 夫子之言亦只是惡其見有之不寬不敬不哀而
 不欲觀非謂無此三本無以觀其他所行之得失
 也

里仁第四

知者利仁○註利皆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

註文主意蓋以智本性之所有而為道中之用不
 可使有功利之意故宛轉其說化利字為深知篤
 好終不正言利之本真亦過高之論也謝氏曰知
 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不可此說分
 判得見與得有理然須有得然後能好好然後得
 益有進篤好則得之深而居之安矣好仁者無以
 尚之蓋謂此也若以篤好為利仁則利與安無所
 分別仁智之道不可辨也蓋仁者志不專在仁之

四言一
功效自然安而處之故曰安仁智者志在於仁之
功效知有利益而爲之故曰利仁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蓋亦言其仁智之本體如此非謂仁智之用
分道而行如水火之不可相合仁者不能有智智
者不能有仁也聖人教人二者未嘗有所偏也言
處己義皆在於安仁言成物義皆在於利仁如君
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若此類者皆取仁義及物之
功而言此則利仁之事蓋不以利爲利以仁爲利
也南軒曰利仁者知仁之爲美擇而爲之故曰利
也語錄荅舜由仁義而行之問曰利仁豈是不好

蔣太

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此說却公與南軒之說無
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註不以
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
賤則不去

註文無詳說是非皆不大顯無多辨也南軒曰正
而獲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貴者也不正
而誣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貧賤者也然世有
反是而得富貴貧賤者矣所謂不以其道也枉道
而得富貴已則守義而不處在己者正不幸而得

貧賤已則安於命而不去此說比註文為詳學者多宗之然似是而非者足以惑眾故不得不辨此章本論君子處己之道以其道不以其道皆於各人見行事上以義言之見行之事合義是為以其道也見行之事不合義是為不以其道也今南軒所論却是一槩指定正人只富貴便是以其道只貧賤便是不以其道不正之人只貧賤便是以其道只富貴便是不以其道與各人見行之事合義不合義了不相關是豈經之本意邪經所言者本論人之所行是與不是以其道是謂人以其道不以其道是謂人不以其道南軒之說乃論天之所

行是與不是以其道是謂天以其道不以其道是謂天不以其道天本無私何嘗不以其道哉惟枉道而得富貴已則守義而不處之一節意若在於人事者然已先枉道不正豈有却能守義而不處其富貴者乎南軒本擬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之說而言然中庸但言事之當然未嘗兼論時世也孔子豈非大德乎而其位不過諸侯之大夫年不過中壽而已蓋亦時運氣數使之然也夫善惡邪正誠伸有時進退行藏可否有義明治之世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正而獲伸不正而誠固理之常昏亂之世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不正獲伸正

而受誦亦理之常今以枉道而得富貴與其在已者正而得貧賤者皆為反理之常非通論也若枉道不正之人於至明至治之世獲伸而得富貴善終者無是理也堯朝四凶終見殛竄周室管蔡不免誅戮豈非驗歟正直有道之人於明治之世不伸而得貧賤者蓋亦有由而然若隱居不求其伸貧賤乃性中所得即非不以其道若有故不得其伸貧賤乃命中所得亦非不以其道皆非反理之常惟正人亂世富貴邪人亂世貧賤似為反常然正人於昏亂之世實無志願可伸安於富貴之理亂世安於富貴非正人也邪人之於亂世當其志

欲得伸可以必取富貴之時乃反得貧賤者亦由羣邪相聚互相擠排自取之耳謂反常理又不可也然則富貴於義有不取貧賤在天有不免由此觀之不以其道之富貴誠有之矣不以其道之貧賤未之有也說者先須立定得字之義不可直言得富貴得貧賤也得謂有所得也有所得然後處富貴有所得然後去貧賤所得者得其處富貴去貧賤之資也富以祿言貴以位言得祿則處富而去貧得位則處貴而去賤富貴雖人之所欲若所得之祿位不義則卻之而不受寧捨富貴而不處貧賤雖人之所惡若所得之祿位不義則卻之

而不受寧守貧賤而不去此之謂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註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其名乎

前段論富貴貧賤去就之道自此以下至顛沛必於是止是言君子不可須臾去仁彼專論義此專說仁前後兩段各不相關自漢儒通作一章註文因之故不免有所遷就而為貪富貴厭貧賤之說本段經文意不及此後註又言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以理言之未有在內不先存養而在外先能明於取舍者南軒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

者以其不已於仁也去仁則何自而成君子之名哉此說本分與前段富貴貧賤之意不復相關蓋亦見兩段經文難為一意故不用諸家之說也然無顯斷猶與上段連作一章前後兩意愈難通說予謂君子以下二十七字當自為一章仍取南軒之說為正

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註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

真知仁之可好者纔是知其仁為可好猶未實會

好之也真知不仁之可惡者纔是知其不仁為可惡猶未實曾惡之也二者義皆未足又無以尚之本言善無可加也而注文解為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此蓋疑其與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相窒而有迴避之意也蓋好與樂大同而小有異樂則至矣好則有淺有深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以其好有淺深而言也好仁者無以尚之以其篤好而言也大抵樂則好好則樂未有不樂而能好不好而能樂者好仁至於篤好則得之深而安樂之矣故曰無以尚之言其善無再加也何有關於天下之物哉又以故其所以為仁者七字略過其為仁矣之一句

而無明說亦似有礙於學者為字與上篇其為仁之本與之為同蓋言惡不仁者其亦為仁之人矣不仁之事不使有之於其身也南軒曰好仁者非深造者不能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是亦為仁者也此為依平之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註蓋疑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嘆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神識至於昏弱之甚乃其氣質極偏天性之光明無可容之地是為下愚不移之人渠亦豈能有欲

進之志哉果有自強欲進之志不可謂之昏弱之甚也上文我未見力不足者所以明其仁實易為警其不肯為者也彼昏弱之甚誠不能而非不為者宜乎不在夫子所警也所謂疑亦容或有此又言不敢終以為易者皆以蓋有之言謂是實亦有此也前已言無後却言有前言至易後言非易何其言之不一也蓋仁本在己不必他求我欲仁斯仁至矣心肯為之誠不難及故夫子言其易為而無力不足者此確論也復言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非為反其前言而謂實亦有此也此等語意常話中往往有之先言我未嘗見有如此之事後乃

耳言世間管也曾有此事我實未嘗見也此正決

定必無之辭夫子之言亦猶是也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之斯知仁矣。註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忌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經文止言斯知仁矣未嘗言知不仁也程子尹氏仁與不仁皆兩言之若知其失於厚過於愛者為仁以此為斯知仁矣固猶有說至於知其失於薄過於忍者為不仁則斯知仁矣無可說也且人之

誤有過犯但非故為者皆當原知其情豈直仁人有過方始知之邪蓋知仁云者乃是自知仁之道理仁字不可說在他人觀人之過必須審其事之從由分別善惡黨類察見本然之情使無枉濫斯為知其仁之理矣此以觀過者為知仁非謂知其有過者之仁也吳氏所引吳祐之事正當以吳祐為知仁理之人不可謂知其掾為仁人也如唐之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使其麾下討賊俘虜來者皆村居平民敬瑄更不循問來歷無論男女老幼皆殺之正由處心無良不知仁理故其所為殘暴至此惟高仁厚乃能審知賊黨同惡之人止是所

能羅渾擎等數人而已餘皆蚩蚩之民豈有禍國之心不過為賊誘脅而來惟能審此而處置得宜故出師六日五賊皆平所誅纔六人耳餘眾數萬皆驩呼鼓舞各歸本業如仁厚當時之用心可謂各於其黨觀過斯為知仁理之人矣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註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卑陋甚矣何足與議道哉

志於道乃是專心致志於道心欲求道却是恰纔有心將欲求道二者淺深不同志於二字與志于學之志于無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註云志乎此

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此說誠是今解志於道為心欲求道二說已自不同又後篇志於道據於德若準今說亦解志於道為心欲求道則與據德依仁亦不倫矣解此章者宜曰士當專志在道而或以衣食麤惡為恥者乃是志不在道而役乎外不足與議於道也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註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

既以懷為思念而於通解處却不全用思念之意四懷字之說意各不同四者之事亦不相類懷德

解為在其固有之善之可解為畏法在是存在畏是畏懼皆與思念意不相干所謂固有之善者蓋以德為自己之德也四者之中土刑惠皆在己身之外惟此却為己所固有之物事不相類所謂畏法者蓋以刑為刑罰之刑也四者之中德土惠皆在人心所欲惟此却為人所畏避之物意亦不倫德不可說為自己之德刑與德皆當歸之於國家德與德之流行之德同蓋謂國家之仁政也刑與刑于四海之刑同蓋謂國家之法則也土謂國土惠謂恩惠此章本論君子小人志趣不同君子之心普及於眾小人之志專在於己也君子懷德思

念養民之仁政也小人懷土思念便己之國土也君子懷刑思念齊民之法則也小人懷惠思念私己之恩惠也

吾道一以貫之○註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汎應曲當用各不同

一字乃一章之總要而註文略之但散漫言其汎應曲當用各不同不知一果何謂也吾道一以貫之者一指理而云爾蓋言吾所行之道惟一理以貫之也道者事物相通之道路也天下事物猶錢也道猶錢竅也理猶錢索也理之貫道猶索之貫於錢竅也錢雖散處各有從索之竅事物雖殊各

有合理之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至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事物物差等不齊千蹊萬徑各有攸往一一推之皆天理所在理所不在則窒而不通必不可行若楊朱為我墨翟兼愛者是也吾儒之道未有不循自然之理者此所謂一理以貫之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註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自此之外更無餘法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

以萬殊也

註文以忠恕為貫道之實所論本宗程子之說而又增廣其意也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體也恕用也此程子之說也註文再行為天地之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又繼之以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之說初不知正指何事而言觀其大意蓋以天地之至誠無息與萬殊一本為忠萬物各得其所與一本萬殊為恕比於程子之說可謂遠之又遠矣程子以忠為天道蓋擬中庸誠者天之道為說意謂忠便是誠也蓋不察忠之與誠大同小異不可與誠

同為天道也忠本盡公專上義若言君忠於臣父忠於子斷為不可誠則上下交通無處無之在人則有忠在天則惟誠天惟一誠而已何嘗更聞有忠邪忠則止於人為非有關於天道也又所謂忠體恕用者蓋以忠為恕之體恕為忠之用也夫盡己之實心無私隱謂之忠推己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忠自是忠恕自是恕豈有互為體用之理註又不說忠是恕之體再指忠為道之體不說恕是忠之用再指恕為道之用與程子之說已自不同況忠恕但能違道不遠今便以忠為道之體不亦躐等之甚乎且仁包五常忠亦在仁所包之內

今既獨為道之體仁則反為忠所包矣豈不悖哉
程子又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恕也又有說川流不息萬物散殊者復有
說賢人之忠恕聖人之忠恕者眾說紛紛張大如
此旁牽曲引無所不至必欲使忠恕合而為一以
成一貫之說然忠恕兩物宛然如舊終不可使之
為一也夫聖人經世理人之道在生民日用事物
之間皆循自然之天理而行道必循理理以貫道
忠與恕豈能通貫天下之道哉東坡以為一以貫
之難言也非門人之所及故告之以忠恕又楊龜
山游定夫親受說於程子亦不免其為疑皆以忠

恕為如應門人之語王滹南辨惑惟取東坡楊游
之說為正子與滹南意同蓋當時問者必非曾門
高第弟子曾子以其未可以語一貫之詳故以違
道不遠之忠恕荅之也向若有如子思者問之則
其所荅不止於此也然其而已矣三字涉於太峻
使後人專執忠恕為一直謂貫道者更無餘法轉
致後人迷惑愈甚由此三字故也只就違道不遠
之四字觀之便可見忠恕不能貫道貫道者惟理
而已

德不孤必有鄰○註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
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註文本取坤卦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之義為說大意固亦相類然經中有必字義不可通有德者固有類應相從之道惟明治之世為可必也若昏亂之世乃小人類進之時君子則各自韜晦遠遜以避其害却無類從不孤之理必字於此不可解矣鄰字解為類從亦為勉強德不孤必有鄰蓋言人之德業不能獨成必有有德者居相鄰近輔導之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義與此同

四書辨疑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四

論語

公冶長第五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此蓋言夫子之於南容為其有此二事以其兄之子妻之先進篇却說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二者不知果孰為是註言謹於言行此是就三復白圭之意為說三復白圭章註云有意於慎言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却

是就此章之意為說蓋亦見兩章之言不同故互為遷就而欲通為一意也然此章本無該說謹於言行之意三復白圭章亦無不廢免禍之文況其方纔有意於慎言亦未能必使有道之邦不廢於已而已必能見用也夫子亦無止為有意慎言便以兄子妻之之理王滹南曰凡為女擇配取其相當非止一端未可以此等斷聖人之意也弟子徒謂聖人妻人必不苟然故於諸處認之而附會耳此論推見事理之源足以破古今之疑且夫子言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實無可指之迹止是大槩忖度謂南容遇有如此之時必能如此

之事此乃議親之際意已允從因而稱道許可之辭非為真有如此事迹而妻之也上章稱公冶長之言亦然

女器也○註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註文蓋反君子不器為說謂子貢止堪一器之用也聖人之意恐不如此子貢問賜也何如夫子答以女器也本是稱美子貢為成才之人非謂子貢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註佞口才也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

小人之利口為佞利口即口才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惡其佞也不佞者僅能不以利口禦人纔免
 人所憎惡而已驟稱為賢斯亦過矣況伸弓德行
 與顏閔相亞夫子嘗稱驛且角可使南面其所許
 者蓋不淺矣荅或人之言縱不全許為仁人亦不
 至於絕言不知有仁也不知其仁乃是不知佞者
 有仁非謂不知伸弓也蓋或人但知口才便利為
 美不知其為仁人君子之所惡仁而不佞之問其
 問甚駭夫子聞其言而鄙之荅之之辭首言焉用
 佞鄙之之意深矣蓋言佞是何物仁者焉用有此
 佞乎彼佞者之所為專以口才捷給禦敵於人以

求勝屢以取憎於人如此之人我不知其有仁也
 蓋仁則不容有佞佞則不容有仁再言焉用佞深
 警或人之非也

無所取材。註材與裁同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
 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
 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
 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乘桴浮于海固為假設之言從我者其由與却是
 實稱子路之意非戲弄也子路之喜喜為夫子所
 知非為不能裁度也浮海之歎雖我輩聞之亦能
 知其意在傷時必無實往之理豈有聖門高第弟

子於此反無裁度懵然不知者哉無所取材之一句義本難解古註解材為桴材又解為哉與註文意皆牽強姑置之可也

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註胡氏曰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

經中雖嘗有子貢方人之語當時果曾比方何人不可得知今言平日方回豈有據邪縱或有據猶當慎取夫顏子亞聖也人不自量以己方之雖至愚之人亦必不為而謂子貢為之乎向者以己方回直與之均齊今乃以知十知二為比何其陞降

陡驟如此邪方回之說蓋未敢信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註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註又云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之義同而程子分之為二一以為仁一以為恕初不見有可分之理亦不見其所分之由繼言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

四
及矣意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子嘗許子貢能
行此則以為難及而不許彼既為恕此必謂仁分
之之由實在於此蓋不察彼時之言因其問也子
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子答以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蓋以此言為一言終身可行之
言非謂恕為子貢能行也夫子之於門人非惟不
輕許仁恕亦未嘗輕許也試以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就其人心與物交處觀之遇其物之輕處安而
行之亦有能者至於有關萬鍾之多一國天下之
重雖勉而行之千萬人中未必能有一二也諸葛
孔明可謂間世之大賢先主亦三國之賢君也居

常共事皆能推己所惡不以及人及為取蜀以復
漢業之大計所牽孔明運籌先主致力加兵劉璋
攻奪益州不復能有推己勿施之念蓋事勢使然
非得已也為恕之難於此可見由是言之夫子之
不許子貢豈止於仁雖恕亦宜然也註亦祖襲程
子之說不審真是真非直言此仁者之事過矣又
言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
之別此更迂遠之甚仁自仁恕自恕無與勿之兩
字豈能有所變易哉果若言無者為仁言勿者為
恕夫子答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此亦禁止之謂然皆為仁此何說也程子

又嘗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及其解孟子於物愛之而弗仁章却說推己及人仁也註文解以德行仁者王亦說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此皆以推己及物為仁所論本出於無心却能合於自然之理以己推己本無分別恕雖推己及物仁則亦有推己及物之道但所推之事務不同此其為仁恕之別也推己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是也推己良欲務施於人謂之仁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是也恕者止能不以不善及人未至以善及人也以善及人

然後為仁吾亦欲無加諸人止是不加不善於人而已未能至於以善及人但可為恕不可為仁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論語一書無非善言善行皆其門人所記何必更論及與弗及哉況經中亦無門人自謂弗及之文范氏之說當刪此一節但言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可謂能用其勇矣如此則意圓無病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註三去聲若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程子曰至

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
 王滹南駁喪禮之說曰文子至晉果遭之則正得
 思之力也何過之有又駁程子之說曰思至于三
 何遽為私意邪又曰事有不必再思者亦有不止
 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其說大意皆當然三字之
 音義未有明辨三作平聲乃是數目定名若作去
 聲只是再三再四頻繁之意世俗語話中常有之
 如云一日三場如此一日三衙如此者是也三思
 之三既為去聲則文子之三思不止三次而已也
 夫子之言止是言文子過思之蔽非謂天下之事
 皆當止於再思不可至於三次也

其愚不可及也。註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
 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
 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
 愚之不可及也

衛成公之過惡不多見也惟有信讒殺元咺子角
 一事而已既而以叔武尸枕其股而哭之立使追
 殺欵犬則是知己之過能自改悔未可直以為昏
 虐無道之君也至於失國出居於外由其不假道
 與晉也晉以私忿必欲致之於死至使醫衍酖之
 無道在晉不在成公武子當此之際自無棄而去
 之之理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濟其君

此正武子所當為者今反謂其為愚推窮此說今人昏悶果謂其為佯愚也却有盡心竭力之勤若謂其為真愚也復有保身濟君之美此誠不可曉也邦無道則愚本與邦無道言孫邦無道卷而懷之之意同於武子行事中必有所指能自韜晦之事故歎其所不能及也魯文公賦湛露彤弓武子佯為不知此亦自晦之一事杜預以為愚不可及亦有取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免患此說為是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註夫子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狂士志意嚶嚶然遼遠高大顧雖不得其中若聖人與居亦可以近於道矣然其言不顧行行不掩言欲與成章傳道法則後世則不可也夫子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何用思其狂士乎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此本孟子答萬章之語註文變其文而用之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答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四為廿六
楊尔生
猥乎狂者進取猥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蓋萬章所問本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之語止以孔子思狂士為問孟子乃是就其所問以答之也萬章之問與此經文既已不同孟子之答萬章者亦不可施之於此也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乃思其狂狷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却是抑制狂者不令妄有述作之意非思之也說者宜云夫子知其終不用也於是特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慮其門人狂而志大簡而踈略徒以斐然之文而成章篇違理害道不知裁正恐有誤

於後人故欲歸而裁正之也思狂士一節不必取願無伐善無施勞○註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文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伐善之善乃其凡已所長之總稱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藝通謂之伐善今乃單指善為能人解施勞為伐功恐皆未當既言無伐善又言無伐功止是不伐之一事分之為二顏子之志亦豈別無可道邪或曰之說於義為順但說得勞字事輕亦不見其志之遠大也蓋無施勞者不以勞苦之事加於民也夫勞民不卹乃古今之通患桀紂幽

厲之事且置勿論請以近代易知者言之秦始皇
 隋煬帝之世勞民之事無所不至四民廢業人不
 聊生死者相枕藉於道路於是盜賊羣起天下大
 亂生民荼毒何可勝言由其施勞於民之所致也
 顏子之言於世厚矣願無施勞安人之志也既無
 伐善又無施勞內以修己外以安人成已成物之
 道不偏廢也若兩句之意皆為不伐其志止於成
 己而無及物之道既偏且隘不足以為顏子之志
 只從或曰之說深造以觀其義則亞聖之資於此
 可見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註老者養之以安

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
 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養之以安恩已在其中矣不可再言懷之以恩也
 況恩宜普徧非可專施於少者老者亦當及之也
 前說全言夫子作為後說全言人從夫子之化後
 一說既無前說數者之病又其道理自然氣象廣
 大與近者悅遠者來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義同後
 說為是

雍也第六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註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

二百十九
四書辨疑卷四
玉明
人矣

三月之下既有日月至焉之餘人三月之上又有過此之聖人顏子於仁必須九十日一次違之也過此至九十一二日便為聖人恐無此理王滹南曰豈有恰限三月輒一次違之之理若三月之後不復可保何足為顏子乎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知其終身弗畔也王滹南謂此說為是今從之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註疾先儒以為癩疾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註文既言當時伯牛家曾以此禮尊孔子必有所據今不可考然以人情推之伯牛純正之士必不如此輕率妄使家人僭以人君之禮過尊孔子也縱使有之孔子必正其失使之更改其位亦不難為心知其非隱而不言但不入其室師弟之間豈宜如此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固已明其為詐切責之矣況夫子未嘗為君而伯牛輒以人君之禮尊之其詐不又甚歟然夫子於子路則諄諄然以正其非於伯牛則略無一言以正之何也伯牛見

夫子不敢當而不入亦竟不改其位儘從夫子在外但自牖中出其手與之永訣又無此理舊說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註言先儒以為癩疾者蓋謂此也向亦屢嘗見有此疾者往往不欲與人相近於其所當尊敬者尤欲避之蓋自慚其醜惡腥穢恐為其所惡之也由此推之只舊註牛以惡疾不欲見人之說為是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註鮀衛大夫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衰世悅色乃是悅婦人之色宋朝美色意不相關

又非此難免一句意亦不明不知免為免甚也若言免已之患而為佞為淫適所以致患未聞可以免患也蓋夫子疾衰世之風習口舌之佞而為諂諛飾容貌之美以為淫亂不為祝鮀之佞必為宋朝之美不為宋朝之美必為祝鮀之佞二者為世之患不能免除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也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註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程子之說語意不明不知生為如何生幸而免耳亦不知幸免何事也蓋生者全其生理善終之謂也人之不遭橫歿得全生理壽盡天年而善終者

由其不為非道之事所行者直而無罔曲故也罔曲之人亦得全其生理不遭橫歿以終其身此特幸而免耳幸免者免其橫歿之死也夫子所言乃其天理之常人事大槩不出於此至於君子不幸偶值遭命者間亦有之然不可以常理論也

觚不觚觚哉觚哉。註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

有制之世器皆朴素無制之世器多纖巧器有常制適用而已惟其失於常制故雕鐫刻鏤無所不至而於有稜之器豈有捨其稜而不為者哉且如

木簡失其制而不為稜果何物也又以語法律之觚字若作一器為說文猶可讀單讀為稜則鄙陋之甚不成語矣舊說觚酒器容二升然其說曰者用之失禮則不成觚以諭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此亦不通用之失理罪在用者非觚之罪也何云不成觚哉王滹南謂此章不可解宜從此論闕之可也

可謂仁之方也已。註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

世間事物皆有定名無無名之事無無名之物今

四百十一
以恕之事仁之術合而為一果何事邪果何物邪
果當名之為恕乎果當名之為仁乎聖人之言本
所以明道悟迷事事物物各有分判誠無一言中
該羅兩意三意之理恕與仁自有分明界畔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己之良欲務施於人謂之
仁恕止於不以不善及人未至於以善及人也以
善及人斯為仁矣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其心正在推己良欲務施於人與其止於不以不
善及人者境界不同方謂方分境界也說者宜曰
近取諸身以己良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
也然後推其己之良欲以及於人已既欲立而亦

欲立人已既欲達而亦欲達人此為以善及人之
心可謂仁之方分也已仁之方與孟子言仁之端
意正相類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述傳舊而
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
老彭商賢大夫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
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然當時作者略備
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
倍於作者矣

註言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作非聖人不能述

則賢者可及此數語視作為重而已二字視述甚輕繼言孔子傳舊未嘗有所作則是孔子止能述而不能作但可為賢人不可為聖人也豈不悖哉若註解經傳循其本文為之訓說謂此為傳舊而已可也至於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豈但傳舊而已哉此正可謂非聖人不能未聞賢者可及也上古聖人立法垂世皆是述天理之所固有未嘗違理自作也先世聖人創述於前異世聖人繼述於後不可以先者為聖人之作後者為賢人之述也只如易之一書伏羲則為創述之聖人文王孔子則為繼述之聖人亦無聖作賢述之分繼

述與創述所循之理一也若不循此理自生枝派別為創始是乃異端之作聖人固不為也夫子自謂述而不作繼之以信而好古此作字正為異端妄作非謂聖人之創作也蓋述謂明其理之所有作謂創其理之所無循天人之際自然之理以明夫三綱五常固有之道若六經之言者通謂之述出天理所有人倫綱常之外若揚墨之言者通謂之作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與此章義同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註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以此章為夫子之謙義無可取謙其學而不厭以
 為己所不能則是自謂厭於學矣謙其誨人不倦
 以為己所不能則是自謂倦於誨矣既言厭學又
 言倦誨則是聖人不以勉進後學為心而無憂世
 之念也下章却便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語意翻
 覆何其如此之速邪夫子累曾自言好古敏以求
 之者不如丘之好學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吾無
 隱乎爾若此類者皆以學與誨為己任未嘗謙而
 不居也況又有若聖與仁章抑為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之一段足為明證彼以學誨
 為己之所有此以學誨為己之所無聖人之言必

不自相乖戾以至於此於猶如也蓋言能此三事
 何有如我者哉此與不如丘之好學也意最相類
 皆所以勉人進學也伊川曰何有於我哉勉學者
 當如是也此說意是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註設言富若可求則身雖為賤役亦所不辭
 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
 取辱哉

此說却是本有不顧義理求富之心但為命運所
 制不得遂其求然後安於義理也聖人之心恐
 不如此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

不可哉此亦過高之論不近人情富與貴人皆欲之聖人但無固求之意正在論其可與不可擇而處之也不義而富且貴君子惡之非惡富貴也惡其取之不以其道也古之所謂富貴者祿與位而已貴以位言富以祿言富而可求以祿言也執鞭諭下位也蓋言君子出處當審度事宜穀祿之富於己合義雖其職位卑下亦必為之故夫子之於乘田委吏亦所不鄙苟不合義雖其爵位高大亦必不為故夫子之於季孟之間亦所不顧也伊川曰富貴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己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註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一心於是而不及於他也

雖曰學之一心於是至於食肉三月而不知其味此甚不近人情南軒曰三月之久猶忘味焉則幾於不化矣故程子以三月為音字謂聖人之心不如其固也此說正三月之誤是也然以三月二字併一音字却為牽強聞韶下亦不須更有音字王滄南曰或言月字為日字之誤皆不可必當姑闕之予謂日字比諸說最為有理學者宜從之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見他本加作假五十作卒

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愚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
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
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消長吉凶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

以五十為卒卒以學易不成文理註文準史記為
斷謂無五十字是時孔子年幾七十語錄言孔子
欲贊易故發此語王滹南曰經無贊易之文何為
而知為是時語乎此言甚當註又言學易則明乎
消長吉凶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子
謂若以此章為孔子七十時所言假我數年以學

易則又期在七十以後然孔子七十三而卒直有
大過一世矣只從五十字說亦有五十年大過小
過則又不論也何足為聖人乎孔子天縱生知不
應晚年方始學易也五十七義皆不通又有說
學易為修易過為易書殺亂者復有說學易而失
之無所不至孔子憂之故託以戒人者皆為曲說
此章之義本不易知姑當置之以待後之君子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註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
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師者人之尊稱惟其善堪為人軌範者可以此名

歸之惡如惡臭之可惡者亦謂之師善亦吾師惡亦吾師此黃冠衲子之言聖人談話中豈容有此唐明皇問韓幹畫馬以誰為師對曰廐中之馬皆臣師也林氏引之以證此說其所論者甚似究其實則不然馬之壯健老弱肥瘦黑白畫之者皆從本真依倣模寫無論美惡期皆似之故言廐中之馬皆師也經所言者擇其善者從其不善者改而不從與其依樣畫馬豈可同論也哉果言善惡皆我師則天下之人皆為師矣何必專指三人亦不須更言必有也三人取其數少而言必有二字於三人中又有所擇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者言其

只三人行其間亦必有可為師法者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者非謂擇其一人全善者從之一人全惡者改之也但就各人行事中擇其事之善處從之其不善處改之不求備於一人也全德之人世不常有若直須擇定事事全善之人然後從之於普天下終身求之未必可得三人中豈能必有也止當隨其各有之善從而師之甲有一善則從甲之一善乙有一善則從乙之一善舜取諸人以為善亦此道也由是言之三人行必有我師信不誣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

而存忠信也

行為所行諸善之總稱忠與信特行中之兩事存忠信便是修行修行則存忠信在其中矣既言修行又言而存忠信義不可解古今諸儒解之者多矣皆未免為牽強王滹南曰夫文之與行固為二物至於忠信特行中之兩端耳又何別為二教乎讀論語者聖人本意固須詳味疑則闕之若夫弟子之所誌雖指稱聖人亦當慎取不必盡信也此蓋謂弟子不善記也所論極當可以決千古之疑或曰若作行言政文對四科而言似為有理恐傳寫有差今不可考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

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說誠是楊墨之徒皆其妄作者也已於迷而不作章備論之矣兩章可以互相發明但註文以孔子自言未嘗妄作為謙辭未曉其說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誠孔子之謙辭謙其美而不居也妄作非美事也孔子自言我無是也正是鄙其妄作而以不妄作自居何謙之有若以此為謙辭則凡其自言我不為姦我不為盜皆為謙矣抑亦不思之甚也註中刪去蓋亦謙辭四字便無節病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註與許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退而為不善也。

進退二字無關於志行。專以身言身來見之為進。既見而去為退。殊無義理。蓋進謂有進善之志。退謂有退惰之心。與猶待也。蓋言人既清潔其心來見。必是有所企慕。將欲進而為善。我惟待其欲進而為善。不待其惰退而為不善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註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

此以為字作行字說也。為仁聖之道。蓋謂行仁聖之。道也。行。人之道。便是小人行。君子之道。便是君子行其道。而非其人。無是理也。既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却說我行仁聖之道。不厭誨人。仁聖之道。不倦。豈有躬行仁聖。教人仁聖。而非仁聖之人者哉。果如此說。則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正是以聖與仁自居。與上文之謙辭。意不倫矣。又況君子之所行。與其所以教人者。亦不可專以仁聖兩事為名也。為與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之為同。為猶學也。蓋言聖與仁。則吾豈敢當之。但於未知者。學之不。所知者。誨人不倦。則可謂我如此而已。蓋於

四書辨疑卷第五
十一
陳章
而不敢自居學與誨以為已任與前默而識
而不厭誨人不倦語意正同章首疑有闕
氏謂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此說誠是

辨疑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五

論語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註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又曰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註文中絕不見有泰伯讓位之義尋繹所說從由

三百七十三
太王乃是恃已之彊而欲翦商為泰伯不從遂欲
傳位季歷以及昌也泰伯亦是知其父有黜已之
意不得已而逃之荆蠻也由是言之王季之立即
非泰伯之本心不可稱之為讓也史記言太王欲
立季歷以及昌亦無為泰伯不從翦商之說雖然
只言欲立季歷以及昌理亦未是既云昌有聖德
則必有天定自然之命泰伯又是至德之人讓位
之事亦必自能以太王之賢豈不知此何必曲為
如此廢立逆理亂常以濟區區之私欲哉註言蓋
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宜夫子之贊美者意謂孔
子稱泰伯不欲翦商為至德也此蓋不察經之本

文但稱三以天下讓為至德何嘗有稱不欲翦商
之意哉且太王之時商猶未有罪惡貫盈如紂之
君太王不問有無可伐之理但因已之國勢彊大
及其孫有聖德遽欲翦滅天下之主非仁人也又
為世子不從即欲奪其位與餘者雖中才之人亦
所不為而謂太王為之乎況文王猶方百里起則
文王以前周亦未嘗彊大也太王為狄人所侵遷
之於岐山之下以小避大免患而已而又容有翦
商之志乎詩稱實始翦商者本言周之興起以至
斷商而有天下原其所致之由實自太王修德保
民為始蓋以王業所自而言非謂太王實始親為

四百廿三
四書辨疑卷五
翦商之計也書亦明言至于太王肇基王迹蔡沉
解云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
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蔡
沉乃文公之高第弟子而此說與語錄中伯豐等
所問意見皆同此可見當時同門之人終不以註
文爲是者亦不少也且更置此勿論就如註文所
言纔有其志事猶未行父子之間何遽相違以至
於此太王果爲此事欲廢其子泰伯果爲此事棄
而去可謂父不父子不子何至德之有哉推其
事情只是泰伯見商道寢衰憫生民之困知文王
聖德足使天下被其澤故欲讓其位於王季以及

文王太王却是重長幼之序不許泰伯之請如此
則泰伯之逃爲有理矣纂疏引語錄之說曰泰伯
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便掉了去
又言到此顧卹不得父子之情嗚呼人倫所重莫
重於父以子事父不合他意便掉了去是無天也
以此爲教將如後世何註文又言泰伯不從事見
春秋傳今案春秋左氏傳雖有泰伯不從之一語
初不知不從何事下句言是以不嗣正是不從太
王不許讓位之命非謂不從翦商也若本分解經
都無許事捨聖經明文不從而却傍取傳記疑似
之言執以爲是呶呶如此甚不可也舊疏云此章

論泰伯讓位之德也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
 必有天下故泰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隱故
 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故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美之
 也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成王業故為天
 下而三遜之言其公也伊川曰泰伯之遜非為其
 弟也為天下也三說皆無太王欲立季歷之事直
 以讓位歸之泰伯可謂不失本經之意然二程說
 泰伯專讓王季意不在於文王却為未盡南軒曰
 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
 故致國於王季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
 公之心為天下而讓也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

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為至德也此比三說尤為詳
 備深得聖人之旨學者宜宗之

三以天下讓○註三遜謂固遜也

以三為固未曉其義纂疏引或問之說云古人辭
 遜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
 辭古註但言三遜而不解其目也叅詳此說凡有
 辭讓須限三次已不情實所謂再辭為固辭三辭
 為終辭者與三遜謂固遜之說又不相合舊疏引
 鄭玄之說云太王疾泰伯適吳採藥太王歿而不
 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
 也免喪之後斷髮文身三讓也明道曰不立一也

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二說與註文之說俱各不同皆不免為牽強曲說蓋三讓亦只是三次辭讓必是太王有不忍之心季歷有不妥之意泰伯既讓三次終見不從故棄其位而去必欲致國於文王也推其父子兄弟仁賢之心其實不過如此何必強立三者之目哉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案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前一節四句中四事以禮守身之道也此一節四

句中兩事以德化民之道也兩節之文勢事理皆不相類吳氏分此一節自作一章實為愜當繼又以為曾子之言却為過慮此固自是一章而無言者姓名蓋闕文也果誰所言斷不可知吳氏為見與慎終追遠章語意相似故有此說蓋臆度也聖賢言論豈無旨意偶同者乎註文所引正是吳說受病之源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註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檀弓所記子張臨終語申詳之言而程子取之註文又引用之恐皆未當也

死乃生之對死生人所常言凡言死者豈皆小人
 邪書言舜陟方乃死孔子謂顏淵不幸短命死矣
 若謂小人曰死則舜與顏淵皆為小人矣朝聞道
 夕死可矣可以死可以無死若皆以為小人之事
 可乎子張之言非定論也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註友馬氏以為顏淵
 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
 故能如此

經文止言吾友未嘗明有所指姓名馬氏何從而
 知為顏淵乎若謂曾子之所推如此非顏子無以

當之但言疑謂顏淵可也誠無直截指為顏淵之
 理馬氏之說蓋不可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洪寬廣毅強忍
 也非洪不能勝重非毅無以致遠

註文改弘為洪未知何據以待別考訓毅為強忍
 義亦未安強忍非人之美行毅字不宜以此為訓
 寬廣強忍亦不可並行弘本訓大毅本訓果止當
 各從本訓註又言非洪不能勝重非毅無以致遠
 將本經一句之文分為兩節弘與毅各為一意乃
 是變經文為士不可以不弘不可以不毅也單言
 不可以不毅義猶可解單言不可以不弘不知弘

為弘甚也毛晃韻弘大之也此訓義最詳備弘毅二字相合為文只是一意如云人能弘道弘與道亦是通作一意而言弘毅與弘道文理正同士不可以不弘毅蓋言學道之士不可不弘大其果決勇為之毅能弘此毅則能勝其仁為己任之重致其死而後已之遠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註驕矜夸吝鄙吝也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常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程子說驕氣盈吝氣歉其說誠是盈與歉勢正相反無遞互相因之理而註文以為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又謂驕為枝葉吝為本根皆是硬說誠未見有自然之理也驕與吝元是兩種實非同體之物今以吝鄙慳吝為本根却生驕矜奢侈之枝葉豈通論乎吝與出納之吝之吝字義同蓋矜己傲物謂之驕慳利吝財謂之吝驕則從於奢吝則從於儉此皆眼前事不難辨也註言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此言正是未嘗真實驗之於人也石崇王愷之驕矜未嘗聞其有吝也王戎和嶠之吝吝未嘗聞其有驕也雖然

人之氣稟萬有不同驕吝之中又有差等非可一
 例言之也試於天下人中以實驗之大抵驕而不
 吝吝而不驕者多驕吝兼有者少既已矜已傲物
 而又慳利嗇財此之謂使驕且吝比之一於驕一
 於吝者尤為可鄙其餘雖有才美皆不足觀也已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註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
 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南軒曰謀政云者已往謀之也若有從吾謀者則
 亦有時而可以告之矣此與程子之說於事理皆
 通然與經文却不相合經中本無分別君大夫已
 往從吾之文王滹南曰又有不待從吾謀不必君

大夫之問而亦可以謀者蓋難以言盡也然則聖
 人之意果何如曰此必有為之言豈當世之人有
 侵官犯分而不知止者故聖人譏之或身欲有為
 而世不用因以自解與是皆不可知要之非決定
 之論也此說盡之矣不須別論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
 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
 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
 明日便不可也

一章之義註文渾說在學之既得之後程子渾說
 在學之未得之前註文專主於溫故程子專主於

知新二家之說義皆不備黃氏曰為學之勤若有
 追逐然惟恐其不及用心如此猶恐果不可及而
 竟失之也況可緩乎大意與程子之說無異惟其
 言頗明白易曉為優然亦止是施功於未得之前
 專務知新而已舊疏云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久
 長勤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
 汲汲者乎此說解學如不及在未得之先解猶恐
 失之在既得之後上下兩句相須為義知新溫故
 不偏廢也但其言辭不甚順快宜與黃氏之文相
 配為說蓋為學之勤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用心
 如此猶恐他日怠於溫習而或失之況其學先怠

惰而不汲汲者乎

予有亂臣十人○註馬氏曰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
 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林少穎破此說曰子不可臣母其理誠是至以邑
 姜為臣又恐未必也蓋經既無文年代久遠不復
 可知而九人者雖不出周召之徒亦不可一一如
 漢儒所定要之孔子之意惟論其才難而已舜臣
 五人亦然王滹南曰少穎之論當矣晦菴於作者
 七人知指名者為鑿而復惑於此何也予謂林少
 穎之論王滹南之斷皆出眾論之右此亦無他本

分而已但凡經無其文而以臆度指說者皆當準此為斷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註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斯引註以對經文上言唐虞之世人才之盛其下所指人數却是周之人才上下語意不相承接蓋際謂唐虞之邊際猶言唐虞之末也自唐虞之末至於斯為最盛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註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秦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註文與范氏之說蓋皆以至德為文王之事范氏又言且與秦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者意謂秦伯不欲翦商文王以服事殷亦無伐紂之心故皆稱至德也此蓋祖襲東坡之說也東坡曰以文王事殷為至德則武王非至德明矣三說皆有少武王之意而東坡為甚然經中止言周德本無專稱文王之文何以知孔子謂武王非至德也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孔子之明論也豈有上
 與天合下與人合而猶未為至德者乎三分天下
 有其二文王武王其實皆然以服事殷非特文王
 武王亦嘗事之也文王武王皆聖人也武王伐紂
 之心即文王之心也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
 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謂殷民未盡
 悅則不取殷民盡悅則取之非言無伐紂之意也
 蓋文王之時殷有三仁尚在紂猶未為獨夫人望
 未絕故不忍伐之也及微子去之以箕子為囚奴
 比干諫而死中外嗷嗷引領以望武王之來拯已
 於水火之中武王不得已而始往伐之文武之事

殷伐殷蓋其時有不同非其心有不同也文王不
 伐者為無可伐之理以其罪未貫盈也武王伐之
 者為無不伐之理以其罪既貫盈也至若崇信姦
 回昵比罪人焚炙忠良剗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毒痛四海無辜籲天文王當此之際亦
 無不伐之理若徒有天下三分之二坐視生民危
 急如此而忘然無顧恤之心何足為文王乎且文
 王紂之諸侯也若無伐紂救民之心守其一身為
 臣之節則凡其叛紂歸己之國皆當辭而不受既
 於紂之天下中三分已取其二而曰無伐紂之心
 有是理邪南軒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

特文王武王亦然故統言周之至德不但曰文王也蓋紂未為獨夫文武固率天下以事之也橫渠曰使文王未崩伐紂之事亦不可不為二公所言皆正大之論不可易也王滄南曰文武父子皆聖人也其德固同不容有異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記曰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豈以武王行事而不以文王之心為心文王素所不欲者而一旦為之且誣稱文王之志哉蓋孔子所稱者力可取而不取也武王卒取之者義至於盡而不容已也此說引證甚明比南軒橫渠所論尤詳由此觀之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周之

德可謂至德乃是通稱文武之德非謂專美文王也語錄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此却是本分語或曰一說斷三分以下自作一章其說誠是註文又言荆梁雍豫徐揚六州屬文王青兗冀三州屬紂此皆經中所無三分天下有其二大約言之耳當時叛殷歸周者必無限期惟是綿綿而往歸之不已豈有畫定界畔之理六州三州之分此本鄭玄之鑿說刪之可也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所以罕言

若以理微道大則罕言夫子所常言者豈皆理淺
 之小道乎聖人於三者之中所罕言者惟利耳命
 與仁乃所常言命猶言之有數至於言仁寧可數
 邪聖人捨仁義而不言則其所以為教為道化育
 斯民洪濟萬物者果何事也王滹南曰子罕言利
 一章說者雖多皆牽強不通利者聖人之所不言
 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此亦有識
 之論然以命為罕言却似未當如云五十而知天
 命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也如此之類亦豈罕言哉說者當以子罕
 言利為句與從也蓋言夫子罕言利從命從仁

而已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註叩發動也

以叩為發動則是發動其兩端而竭焉也孟子言
 昏夜叩人門戶求水火則是昏夜發動人之門戶
 也史記言伯夷叔齊叩馬以諫則是發動馬以諫
 也似皆難說南軒以為就其兩端無不盡者焉就
 字為近然亦終有未盡叩只是至到之意惟以及
 字為說似最親切字義本訓叩頭蓋亦頭與物相
 及之謂也如俗言叩門叩期皆謂及門及期也答
 所問之事及首及尾而盡之是之謂叩其兩端而
 竭焉也

沽之哉沽之哉。○註沽賣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舊說沽之哉不銜賣之辭準此以解上句沽字亦銜賣也子貢以銜賣為問可謂輕鄙之甚註文不取是矣然解沽之哉為固當賣之連許賣之賣之則夫子之言却不雅重沽字固當訓賣然賣者出物於市鋪張示眾以求售與銜意亦相鄰但不以語言誇張此為異耳玉在匱中待其知者以賈自來而售與其出之於市肆鋪張示眾以求售者蓋懸殊矣夫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誠無張示於人邀求善賈賣之之理沽之哉沽之哉乃是彼

子貢言賣之辭蓋言我何賣之哉我但待其自然賈至然後售之重言沽之哉深彼賣之之意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註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說見第七篇蓋謂默而識之章也予已有其辨矣而此章所言四事亦皆無用謙處說者當如默而識之章之所辨解於為如義自通貫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

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註文與程子之說大槩無異若夫子果言道體於此發以示人當叩其兩端明白說出道體之本然往者過來者續如川流無一息停留之意然後學者可得而知今觀本經未嘗明有如此之文而程子初為道體之論以為天運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註文又言往者過來者續以此象其川流不息之狀亦皆甚似讀之可喜然經文止言逝

者如斯實無來者之意日月寒暑往過來續之說何可通邪蓋逝乃往而不返之謂者字則有所指之物在焉逝者二字惟以歲月光陰言之義本可取孔子自傷道之不行歲月逝矣老之將至因見川水之流去而不返故有此歎蓋與不復夢見周公之意同

勇者不懼。註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勇則亦有仁與不仁之分不可一槩論也仁者之勇其氣固足以配道義矣不仁之勇何嘗顧於道義哉勇之本體無論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皆能不懼能不懼者由其果

於有為也君子之勇果於為善則能不懼小人之
 勇果於為惡亦能不懼其氣非皆足以配道義也
 說者但可言勇者果於有為故能不懼不必言氣
 足以配道義也

未可與權○註程子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
 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又曰漢儒以
 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
 經也愚案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
 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
 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近世解經者多以為非蓋

皆祖述程子權只是經之說也註文雖不與之同
 僅能有權與經亦當有辨之一語又解孟子嫂溺
 援之以手及語錄所論皆是持兩端為說終無子
 細明白指定真是真非之論故後人得以遷改其
 意往往為之訛說却使與程子之說混而為一良
 可惜也聖人說權象其稱錘之行運往來活無定
 體本取應變適宜為義應變適宜便有反經合道
 之意在其中矣惟其事有輕重不同權則亦有淺
 深之異凡於尋常用處各隨其事稱量可否務要
 合宜謂此為經似猶有說若遇非常之事則有內
 外之分內則守正外須反經然後能成濟物之功

豈可一槩通論哉若言權只是經則嫂溺援之以手亦當為經而孟子使與授受不親之常禮分之二一以為禮一以為權則權與經為兩意豈不甚明彼所謂權變權術者專執反經不知合道乃陋俗無稽之說漢儒所論正不如此雖曰反經本欲合道南軒以為既曰反經惡能合道蓋不知非常之事固有必須反經然後可以合道者如湯征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叔皆非君臣兄弟之常理聖人於此不得已而為之然後家國治而天下平未聞不能合道也只如嫂溺援之之事視其所以乃是以手援嫂誠為反其授受不親

之經察其所安乃是以仁存心期在救其逡巡溺者之死斯豈不能合道哉南軒又曰若此論一行而後世竊權之名以自利甚至於君臣父子之大倫蕩棄而不顧曰吾用權也不亦悲夫此正世俗所謂權變權術專執反經不知合道之說也先儒之所謂權者何嘗謬至於此哉夫竊權之名以自利其罪在於竊者歸罪先儒非通論也自曹丕而下竊禪讓之名而為篡逆者踵相接也豈唐虞之禪亦皆非與南軒之說斷不可取經言可與立未可與權立與權又當分辨立以成己權以成物人能正定其心不使外物可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四書辨疑卷第五
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所謂立也雖有如此之立
而或固執無權不知變通於世無經濟之用君子
亦不多尚也有立有權始可為貴知此則可與論
人材矣然自共學而下四事相連再須通解彼昏
愚懶惰不可共學之人固不必論但其資稟伶俐
及志力精勤者皆可與共學徒學而不務自修則
未可與適道也有自修之心斯可與適道擇善而
不能固守則未可與立也有固守之操乃可與立
執滯而不達事宜則未可與權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註上兩
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
其何所指也

註言上兩句無意義而於下兩句亦無明說非特
爾不知何所指室亦不可知也又解下文未之思
也之一節以為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
乎哉之意若以此意與前後通說義益難明自漢
魏以來解論語者多矣此章之說皆莫能明然亦
未有言其可疑而不說者惟王滹南直謂必不可
通予意亦然

四書辨疑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p>口書彙編卷二</p>	<p>口書彙編卷二</p>	<p>口書彙編卷二</p>	<p>口書彙編卷二</p>	<p>口書彙編卷二</p>	<p>口書彙編卷二</p>
---------------	---------------	---------------	---------------	---------------	---------------

